

# 無盡的吞噬——李昂《鴛鴦春膳》中的食欲象徵

Endless swallowed — the symbol for desire of Li Ang's *Lovers' Erotic Menus*

王皖佳<sup>\*1</sup>、柯榮貴<sup>2</sup>

Wang Wan Chia<sup>\*1</sup>、Ker Jung Kuei<sup>2</sup>

1. 蘭陽技術學院健康休閒管理系兼任講師、261 宜蘭縣頭城鎮復興路 79 號  
886-978-903-211、maylovivi@qq.com
2. 東南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222-0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  
886-2-86625964 轉 222、a9313621@gmail.com

## 摘要

本文以李昂的小說《鴛鴦春膳》為第一手文本，探討李昂《鴛鴦春膳》中的象徵式飲食書寫。「象徵」(symbol)是一種不直接表明、「以實代虛」的修辭法，將具體的事物通過某種意象，而賦予特殊的寓意。本文所要探討的飲食象徵書寫，是將象徵的手法運用於飲食書寫的文本當中的現象。這個現象在李昂小說《鴛鴦春膳》當中可說是非常明顯的。李昂歷來的作品，並不乏自傳式的自我投射與現代主義式的象徵，擅長處理兩性情慾、政治權力、社會變遷等題材，而《鴛鴦春膳》的特殊性就在於李昂多以隱喻語言將飲食題材抽象化，這過程當中就有許多承自傳統文獻的典故與文化符碼，將其以往所慣用的象徵手法與多樣題材，佐以不同的食物與記憶，融和成獨特的飲食書寫。

關鍵詞：李昂、《鴛鴦春膳》、欲、象徵

Endless swallowed — the symbol for desire of Li Ang's "*Lovers' Erotic Menus*"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Li Ang's novel "*Lovers' Erotic Menus*" for the first-hand text discusses the symbol of the writing style diet. Symbol is a not directly show that "in real-generation virtual" rhetorical method, the specific things through some images, but given a special meaning.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diet symbol writing is symbolism used in the writing of the text which diet phenomenon. This phenomenon Li Ang's novel which can be said to be very obvious. Li Ang always autobiographical self-projection and a symbol of modernist style, good at dealing with gender lust, political power, social change and other topics, and *Lovers' Erotic Menus* the particularity is that Li Ang more metaphorical language Food theme abstraction, this process inherited from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here are many allusions and cultural codes. Its previously usual symbolism and diverse subject matter,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foods and memory, integration into unique food writing.



## 壹、前言

「飲食書寫」顧名思義是以飲食作為主要題材對象的文本。使用「書寫」(Writing)一詞，主要是由於相較「語言」(Language)和「文學」(Literature)，內涵更廣，書寫除了指「文本」自身，也包含著讀者與「文本」(Text)<sup>1</sup>之間所具有的互文性，是語言和意義的必要部分，透過「書寫」的整體行為，作者生產帶有個人經驗、特質的「文本」，而「文本」再被帶有不同經驗、背景，甚至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不同文化的讀者所解讀，作品產生具有互文性的整體意義。在寫作或藝術創作中，作者以主題或事物聯類相關的象徵意涵，以達到間接暗示的作用，表達言外之意。例如：蓮出淤泥而不染，象徵君子不流於俗、鼠輩象徵小人奸詐狡猾、牡丹豔麗象徵富貴等，都是借助實際事物去寄寓抽象的思想、觀念、情感、意志、慾望、等抽象的內涵。其中虛實之間的聯類關係，通常是依據約定俗成的社會約束與文化傳統，也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因此使得象徵的表現與意象更顯豐富多義，含蓄雋永而足以使人思考、回味。

以往在李昂的研究中，由於《鴛鴦春膳》發表的時間較晚，專篇探討的內容不多，有從飲食經驗、懷舊記憶、食療文化、殖民歷史、食色宰制等方面探討者，但卻未見專由飲食書寫象徵切入者。其中葉衺樑〈世紀初的華麗——李昂《鴛鴦春膳》中的食色宰制〉<sup>2</sup>一文雖然有略談到象徵意涵，但重點仍放在「食色宰制」的權力象徵，並未就《鴛鴦春膳》中象徵式的飲食書寫，進行整體探討。故本文希望從文本外部，以歷史考察法，由李昂所處時代的文化、社會、經濟、政治情境，以及生平際遇的飲食經驗、所接受的傳統文化觀念，找到與臺灣現代飲食書寫相關的背景，從而建立可做為詮釋直接文本意義之基礎的歷史語境；其次，從文本內部，依詮釋學的法則，涉入直接文本的語境中，進行同情的理解，以體會文本所隱涵深層性的意義。接著應用分析法、歸納法，針對直接文本，從關鍵詞的訓解，到關鍵句的語義及所隱涵思想內涵進行分析，使前一階段直接閱讀文本所理解獲致的深層涵義，能被精細而確實的揭明出來，達到客觀有效性的詮釋，並歸納出《鴛鴦春膳》象徵式的飲食書寫類型。並輔以應用比較法，比較各類型之間是否有其關聯？最後則應用綜合法，將前面分析、比較所獲致的象徵式的飲食書寫類型，找出可以統攝的原則，將其綜合為完整的系統。

李昂自述《鴛鴦春膳》寫作的時間長達六年，主要的原因是：「這幾年台灣政局的變化」。由於《鴛鴦春膳》中的各篇原先陸續發表於報章雜誌，在集結成書時做了些許修改：

我將部分寫好發表的篇章再十分關鍵性的作了修改，我成了一個「竄改」自己作品的作家。以後，也會因不同地區的出版，有不同的版本，這一切的基本，最初並非來自於實質的飲、食，或與飲食相關聯的高深文化、文明，也不是因此顯而易見的飲、食與政治、社會、階級、性別等等的探索。而無寧是一種十分羅曼蒂克的憧憬。<sup>3</sup>

由此可見，現實生活中的社會動脈與重大事件，甚至人物，一定程度的影響了小說中的世界，也就是說：實質世界當中的實體，很有可能成為小說語言的抽象化，成為一種象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李昂刻意強調《鴛鴦春膳》本身就是一部虛構的文學作品，在小說的分析與閱讀上，不可過度的拆解與考證，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作者的本意已無法探尋，或者對作者而言已經只是一種「憧憬」想像的過程。而本文所要探討單就李昂《鴛鴦春膳》一書，不處理以往其他著作；且重點置於「春膳」與「吞食」行為，在詮釋文本的適當範圍內，揭明其可能之象徵意涵。

<sup>1</sup> 「文本」(Text) 可以是透過表達意義實踐來生產寓意的事物，具有互文性且多義的，包含著作者和讀者的互動關係，也是抽象思維概念透過符號組織，到被接受者接收解碼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往往會牽涉到時代、環境、語言、社會文化等等背景因素。

<sup>2</sup> 葉衺樑：〈世紀初的華麗——李昂《鴛鴦春膳》中的食色宰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所電子期刊》(半年刊) 2009.06.22。

<sup>3</sup> 李昂，《鴛鴦春膳》(臺北：聯合文學)，2007，頁 8--9。



## 貳、李昂生長背景與《鴛鴦春膳》之時序

由於象徵的多變性與不定性，如欲更深刻了解李昂的象徵意涵便不得不先探討其生平與時代，截至目前為止此部份的研究與專著頗豐<sup>4</sup>，故此處只略為敘述與《鴛鴦春膳》相關者。

### 一、李昂生平與創作

李昂本名施淑端，1952年生於鹿港，父親經商，家中經濟尚裕，1958年進入鹿港國民小學就讀，善於背誦古典詩詞，喜愛童話故事。1964年進入彰化女中初中部，姐姐施叔青與施淑女在文壇已經小有名氣，李昂在此時期大量閱讀世界名著及武俠小說，並且開始嘗試投稿。隨後進入彰化女中高中部就讀，先後發表〈花季〉、〈婚禮〉〈混聲合唱〉、〈零點的回顧〉等。1970年結識婦女運動前輩呂秀蓮，並進入文化大學哲學系就讀，閱讀東方哲學書籍，先後發表〈有曲線的娃娃〉、〈海之旅〉、〈橋〉、〈長跑者〉、〈逐月〉、〈關雎〉、〈鹿港故事〉等作品。1974年大學畢業，發表〈人間事〉、〈訊息〉、〈昨夜〉、〈莫春〉等，隔年1975出版《混聲合唱》，並前往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就讀戲劇系。持續發表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並且出版文集，成果豐碩。1978返台任教於文化大學戲劇系。主編《六十七年短篇小說選》、《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1983《殺夫》獲得第八屆「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同年與鹿港故事系列一起出版成書。故事內容震撼社會各界，兩性議題引起熱烈討論。隨後在八〇年代李昂創作更多兩性婚戀議題的作品，如《她們的眼淚》、《貓咪與情人》。九〇年代陸續出版《迷園》、《李昂集》、《施明德前傳》、《李昂說情》、《戴貞操帶的魔鬼系列：北港香爐人人插》、《自傳的小說》等。黃鈞親認為李昂的小說可分為三期：早期（1968-1972）為現代主義、存在主義小說期；中期（1973-1985）為情愛小說、鄉土小說期；近期（1986-迄今）為泛政治小說期。<sup>5</sup>此說大體道出李昂創作題材與形式上的轉變，而這樣的轉變逐漸層疊累積，至2007年的《鴛鴦春膳》中，綜合展現出各期的特色，融和兩性、鄉土、現代主義、國族議題等，更增添《鴛鴦春膳》的多元題材與豐富情節。

### 二、政治經濟背景

三歲時適逢國民黨政府遷台，繼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與戒嚴，使得社會呈現一片肅殺風氣，國家認同分裂（主要分為兩派：傾向中共左翼與臺灣獨立自救）；國民黨來台初期實施土地改革，農村仍屬於純樸保守；經濟發展多依靠美援，保有些許殖民性格。1965美援中止，臺灣開始實施一連串經濟建設，出口貿易大幅成長，經濟發展快速，1969年對美貿易形成出超。七〇年代，臺灣發展重工業，成立中鋼、中油，呈現都市化現象，城鄉差距與社會貧富差日漸加大，階級化漸明顯。政治方面對外形成政治孤立，對內則是黨外運動活絡，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引起社會震驚，也為黨外團體注入不少新血。八〇年代，對外貿易量持續成長，社會逐漸開放，走向自由化、國際化，股票、房地產市場飆漲。隨之而來的泡沫經濟及東南亞金融風暴，重挫臺灣經濟。九〇年代的臺灣以電子業與資訊業等科技類為主流，重新在知識產業上佔有一席之地。此外在解嚴後，社會上各黨派與社會團體大增，臺灣獨立聲浪高漲，統獨議題成為焦點。這樣的政治與經濟背景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李昂的飲食書寫：

我們的美味記憶不斷的更新、甚至竄改——特別是當不再能品嚐到、不再能擁有的時。是的，更新、竄改，不只在我們的美味關係哩，在我們個人的人生裡，甚且在大的歷史敘述裡。<sup>6</sup>

李昂所出生的年代，正好見證了臺灣政治與經濟的轉變期，從戒嚴時代的白色恐怖到改革開放、言論自由；從農業社會邁向工商業社會，見證了臺灣的快速起飛、政治民主，也參與了

<sup>4</sup> 可參見：李昂，《李昂集》（臺北：前衛，1992）及游貴花，〈李昂及其《迷園》研究〉（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12）其中〈附錄一、李昂生平及創作年表〉由家庭背景、政治氛圍、社會經濟發展、文藝動態等四部份，簡要敘述可能影響其創作的因素。

<sup>5</sup> 黃鈞親著：《李昂小說中女性意識之研究》（臺北：萬卷樓，2005年），頁38-44。

<sup>6</sup> 李昂，《鴛鴦春膳》（臺北：聯合文學），2007，頁7-8。



金融風暴與族群紛爭。李昂始終用自己的方式在表達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將對土地與人的熱愛，化作文字，記述這片共同成長的母鄉。

### 三、《鴛鴦春膳》的時序與背景

《鴛鴦春膳》的時序與李昂所生的年代符合，從主角王齊芳童年的農村生活到青少年的鹿港記憶，演進到成年的國際經驗。李昂將本書分為八章、四部分，每個章節處理的主要議題不同，以不同人物作為主角。當中，描寫的諸多食材與烹調方式，分別具有的性暗示意義，以及小說中的時代背景與臺灣不謀而合，由早期農村到現代工商業社會的一連串轉變，不只是在物質上，連帶著的是整體的思潮與社會現象，展現出由前現代至後現代的不同變遷與歷史風貌。

### 參、「以形補形」的春膳料理

作為整部書的主線人物，王齊芳貫穿全書，透過王齊芳的視角描述不同人物生命情態，穿插王齊芳本人的回憶、價值判斷等，隨著主角的成長敘事方式雖略有不同，但卻仍保有其特殊人格的一致性，也為王齊芳保留了一片「赤子之心」。有趣的是，王齊芳和李昂一樣，都是鹿港人，在日據時代結束之後出生，也依樣是受寵的女兒。在王齊芳童小的世界裡，飲食活動是社會世界的一大表徵，借由生活當中的遊戲塑料，如：泥土、樹葉、木屑等，象徵食材並模仿成人的烹飪方是與禮儀。

兒童心理上模仿成人將遊戲物轉換成食物形，是個頗為常見的現象，然而王齊芳與其他小孩不同之處，就在於她也時常接觸活的牲畜、溫的畜體，常常見證牲畜由生到死，再成為菜餚的過程。除了一般時候家中的祭祀宰殺，王齊芳更是常常跟著父親一起躲著吃野味。而「閩雞羅漢」就是這些野味的來源：

「閩雞羅漢」是父親的一個工人，長在家裡進進出出幫忙。他叫「閩雞羅漢」是因為善於幫人「閩雞」：將公雞閩割了方能長得肥碩，肉質又不老，可賣得好價錢。可是她老愛一再叫他「閩雞羅漢」，因著他長得實在像他閩的公雞，兩腳又瘦又長，一條長脖子上頂著一顆卵形禿頭。<sup>7</sup>

閩雞羅漢擅長閩雞技巧，也是家中珍稀野味的來源，可笑的是自己竟也長得像隻閩雞。他懂得宰殺與料理各種野生動物的方法：從鰲、果子狸到穿山甲，都沒問題，閩雞羅漢也告訴王齊芳和她的父親這些技巧，一開始，為著去掉野生動物的腥、臊、騷、羶，所以鍋裡有著各式藥材或調料，父親不讓她吃太多，可是逐漸的，父親愈來愈重原味了，除了必要的薑、蔥、米酒，極少再加藥材或調料。父女兩人也就這樣一起品嚐了許多野味，王齊芳不但吃，更逐漸成為一個食評家，能判斷香味、肉味、肉質、皮色等。這樣的經驗使她從小就注意到食物與人兩者生命體之間的轉換關係：

那穿山甲從一隻完整的活物變成一塊清湯裡的肉，因著缺乏眼見的過程，她不知怎的總以為，那「假死拉狸」不過是再次「假死」一番，真身已經跑掉了，不知去向何方。……吸取去的還是活動的生命，出來的只成一鍋帶肉的清湯？（或者本該如此？）<sup>8</sup>

人藉由吃，養活自己維持生理機能，另一方面吞食其他生命，吸收到己身達到「以形補形」的功效，因此飲食的過程，已經不再只是單純的維持生命，而是一種靈魂與精氣的轉換過程。「以形補形」是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普遍看法，取生物體與人體兩者間相似的部位、器官食用，「吃生殖器，各式動物的睪丸與陰莖，或長得像男人陽物的根莖」<sup>9</sup>以達補養功效，這也是春膳壯

<sup>7</sup> 李昂，《鴛鴦春膳》（臺北：聯合文學），2007，頁 24。

<sup>8</sup> 李昂，《鴛鴦春膳》（臺北：聯合文學），2007，頁 31。

<sup>9</sup> 李昂，《鴛鴦春膳》（臺北：聯合文學），2007，頁 130。



陽的原理。在此李昂以實際的飲食經驗與野味補品，象徵一種精氣的轉換，吞食的過程也就是一種掌控與剝奪，象徵一種欲望目的之下的暴力宰制。

## 肆、春膳與吞食行為的抽象化——誰吃誰？

春膳原來單純用來稱「具有壯陽效果的菜餚」，但是在李昂書中「以形補形」的春膳的概念有了轉變：

中國古代房中術，教導男性採陰補陽，「事實上就是：女體，一個又一個，眾多的女體，方是最有效的『春膳』」<sup>10</sup>

由此可見，春膳的定義不再單純只是一種壯陽菜餚，而是可達到「滋補性器強健性功能的女體」，人的身體也物化成食物，變成可被吞食的「春膳」。而此時「吞食」的概念便也不再只是單純飲食的行為：

吃食這最具有效益的女體春膳，還不是吃鞭角、藥酒，或活生吃活的不管是猴腦、人腦，一次吃盡。而是慢慢的、一次又一次的藉陽物直搗女陰，逐漸吸光女體陰氣，終至於女人元氣盡失，形容枯槁而亡……即便是女體，一個又一個，眾多的處女或年輕女體能作為「春膳」滋養著陽具，從女體採吃到的畢竟只是氣。如此，鞭、角、紫車河、生鴨胚……仍然必須。<sup>11</sup>

此處的「春膳」包括了實際的藥材與食材，也指人（女人）的精氣，男女兩性之間的性事上的身體包覆或者抽象的精神採補。主導性事的一方，也成為採補的一方，是進行「吃」的一方，而另一方便是「被吃」的春膳。吃與被吃之間就產生了一種權力關係，李昂在此將春膳與吞食的概念抽象化，轉為一種兩性權力之間的象徵：

來自中國北方的古老民族更有著這樣「人套人」的故事流傳：

一男一女相約私會，正到濃情密意處，男子的妻子尋來，女人說，我略懂法術，只消張開嘴，你便可跳到我嘴裡戰且藏身。男人依言一跳，到了女人肚裡，發現已有一男人在裡面……

（所有男人的夢魘？！）

包覆。<sup>12</sup>

李昂將春膳與吃的概念抽象化為兩性權力象徵後，權力的關係變成重點，吃還是被吃？傳統的女性沒有權力、也沒有知識讓她們去探索自己與他（她）人的身體，表面上在性關係當中往往是受制被吃的一方，然而李昂認為實際的情況也並非如此，古老的神話當中這個「人套人」的故事，男主角瞞著妻子的外遇看似如魚得水，但實際上在這段關係當中男子也並非真正的主導者。類似這樣的關係在《鴛鴦春膳》所描寫兩女一男的「3P」性愛互動關係中，更可顯見：

她們會不會更是彼此的「春膳」，可用來看也可用來吃，她們吸咬吮彼此相似的器官，會不會一如男人們吃「鞭」，同樣是吃自己？她們真能是彼此的「春膳」。那3P裡便可以不只是那個男人，3P裡唯一有陽具的那個人……只要她們願意而且喜愛，她們同樣能進出彼此，她們相同的器官、熟知並且更能命中期間的要害……<sup>13</sup>

<sup>10</sup> 李昂，《鴛鴦春膳》（臺北：聯合文學），2007，頁139。

<sup>11</sup> 李昂，《鴛鴦春膳》（臺北：聯合文學），2007，頁139。

<sup>12</sup> 李昂，《鴛鴦春膳》（臺北：聯合文學），2007，頁150。

<sup>13</sup> 李昂，《鴛鴦春膳》（臺北：聯合文學），2007，頁147。



女性從以往對身體的無知，到大膽探索同性身體，從吃與被吃的關係當中獲得快意與滿足，而此時男性也從主導地位，轉而成為配合演出的角色，女體之間歡愉的互動成為重點。「以形補形」的可能既是春膳的基礎，為了壯陽目的，吃和被吃之間便產生一種互動關係。在《鴛鴦春膳》中，李昂由春膳料理，談到兩性關係，並從中更深入的描寫另一種吃與被吃的關係，並將春膳的精氣轉換，提升到性與權力的象徵。

## 伍、飽足的象徵——滿足了嗎？

飲食最初是為了維持生命所產生的行為，然而隨著文化的發展、資源的增產，飲食也開始注重選材標準、營養質量、裝飾擺盤、制度儀式等等，然而這一切飲食文化與行為的背後都有其心理層面的因素存在。春膳就是一個好例子：

他們吃的，仍然是與自己同性別，同樣雄性動物的生殖器，他們吃著鞭、睪丸，會不會也如同是吃掉自己？可是吃掉了又不見了，又能怎樣呢？會不會至少安全了。至少無需擔心它太軟、太快、太小、太短、太細、太太太……那永遠的詛咒，一切春膳的緣由。

人們因為擔心無法滿足己身與對象的性慾求，所以必須食用春膳，採「以形補形」的方式食用形似陽物的生物體、或是同性動物的生殖器官進行滋補，只是為了滿足性慾，卻將自己的生命也參雜耗損於其中，也就「吃掉自己」。但是這些消損的生命並不為肉眼所見，而眾人往往只圖當下快意的滿足而食用春膳。問題是滿足了肉體，真的就填飽了心靈嗎？兩性的情感關係在吃與被吃的性生活當中，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那號稱精神性、靈性的愛戀，果真如同實際的吃食與胃納，飢餓與飽足感相關，甚且一樣有著一個從餓到飽的過程、或說從飽到餓過程？是不是每個人在每次愛情中，飽足期間是不同的？會不會有人對愛情的飽足感週期極短，一離開、一不再接觸，下一分鐘愛情的飢餓即臨身？……這愛情的飽足感週期，意味著個人和此愛情怎樣的的不同呢？與涉入愛情的階段有關嗎？當然相關在最始初的愛情，飢餓在分開不見即來到，在愛情晚期，飢餓甚且少再來臨？那她還需要「春膳」麼？<sup>14</sup>

此處李昂將情感比喻成食糧，思念化為飢餓感，運用「吃食與胃納」的概念來表達抽象化的心理狀態，如果一段感情的發展，就如同從飢餓到飽食的過程，有人飢不擇食、有人快速飽足、有人如食雞肋、當然也有人細細品嚐、慢慢回味。雙方不斷給予彼此肉體與心靈上的餵養，滿足性與愛的需求。飲食本來是一種具體行為，為了達到飽足維持生理機能，但飲食的抽象概念則是原生的欲求，同樣的概念用在性事也是相似的道理，性行為的本身雖然滿足生理慾望，卻不一定能滿足被愛與安全感的需求。春膳可助於形軀物質的層面，但是心裡深層的想法，卻仍然必須依賴情感與信任的基礎。

## 陸、結語

從食物中獲得營養維持生命，於是吞食行為的本身，變成一種獲得精氣的過程，食物形體變化從身體到精神，而使人產生攝取神元的感覺，以形補形的概念隨之而生。這也是春膳的起源。基於生理與心理的需要，人們採食壯陽食物，只為滿足自己與他人的快意，從中產生的吃與被吃的飲食網路，形成不同權力掌控。

《鴛鴦春膳》當中的飲食書寫包含了三個層次的象徵意涵：第一層是「精神生命的轉換」，飲食不只是吃，更是一種抽象生命形態的轉換，透過吞食可攝取其他生物體的營養，其中「以形補形」的概念將食材當中的精氣化為己用，更是自古為中國人所接受，春膳在這樣的基礎下因而產生，象徵一種生命與精神的轉換；第二層則象徵「兩性權力互動」，春膳的產生與兩性性事之間是密不可分的，具有一種循環式的因果關係：為了滿足性的需求而食用春膳，卻將精力與生命消耗更多次的性事當中，又必須採補更多養分、食用更多的春膳，甚至到後來連身體也物化為春

<sup>14</sup> 李昂，《鴛鴦春膳》（臺北：聯合文學），2007，頁163。



膳之一。李昂巧妙的運用「吃或被吃」的角色來象徵兩性互動的權力關係，力圖跳脫傳統父權的限制，讓女性主導性事並滿足對身體的探索。第三層的飲食書寫象徵是「情感的飽足」，此處的李昂透過飲食與性事的物質層與心理層去探討兩性問題，以飲食與兩性性事的兩條主線的實有物抽象化，將兩者概念交互使用，形成複雜的象徵式語言。促使讀者進一步思考飲食與性的本質問題，凸顯心理層面的情感問題。除此之外，關於《鴛鴦春膳》中的象徵式飲食書寫，本篇未及處理之處尚有以下三點：

- 一、 政治議題：例如以牛肉麵象徵政治犯的思想與種族階級，討論族群的分裂與融和問題；或者以國宴菜單象徵統治者維護正統的根據等。
- 二、 社會背景：《鴛鴦春膳》中的故事背景設定，與 1940~1990 的臺灣社會關係密切，其中更用咖哩飯、麵包與可樂象徵不同時期的殖民統治；以及以〈珍珠奶茶〉等篇象徵女性主義的抬頭，逐漸擺脫父權社會的跡象。
- 三、 宗教飲食：《鴛鴦春膳》中的二孀與阿清官都是具有宗教背景的傳統社會女性，書中分別以不同的烹飪習性與宗教飲食、祭祀等題材，來探討女性的社會地位與思想等。

整體而言李昂《鴛鴦春膳》中的象徵式飲食書寫極富有想像，在交錯的故事脈絡當中，以不同的食材食物、飲食習慣等實在物，與歷史、經濟、社會、政治、家族性等文化層面做巧妙結合，其中更涉及深層的心理狀態與情感處理。本文未及談論之處，更期待他日進一步深究。

## 參考資料

(依照姓名筆劃排列)

### 一、書籍

李昂(1992)。《李昂集》。臺北：前衛。

李昂(2007)。《鴛鴦春膳》。臺北：聯合文學。

黃絢親(2005)。《李昂小說中女性意識之研究》。臺北：萬卷樓。

### 二、期刊論文

葉祚樑(2009年6月22日)。〈世紀初的華麗——李昂《鴛鴦春膳》中的食色宰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所電子期刊》。

### 三、會議論文

洪珊慧(2007年10月5日)。〈記憶·政治·性別與食物的交纏——析論李昂飲食小說的隱喻符碼〉。「飲食文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中央大學。

### 四、學位論文

洪珊慧(2006)。〈性·女性·人性——李昂小說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游貴花(2005)。〈李昂及其《迷園》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楊芳瑜（2005）。〈書寫與閱讀的焦慮——李昂小說中的女／性主體意識建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

##### **五、報導與訪談**

丁文玲。〈李昂《鴛鴦春膳》再展飲食暴力美學〉（2007.08.29）。《中國時報》。

陳宛茜。〈李昂鴛鴦春膳出版 施明德入味〉（2007.08.29）。《聯合報》。

廖之韻記錄。〈〔對談〕情慾與文學調味的盛宴胡衍南 X 徐國能〉（2007）。《聯合文學》，278期。

